

映 山 红

328

1247.7
705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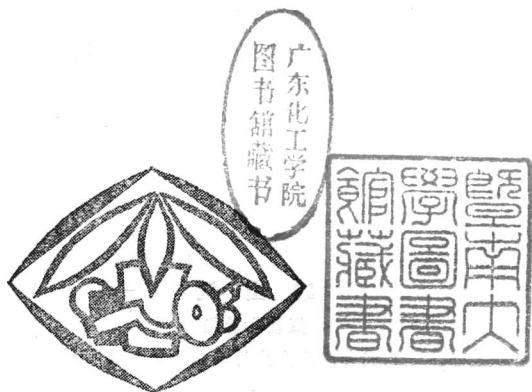
7307778

阅览室

映 山 红

短篇小说集

广州部队生产建设兵团政治部编

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封面设计 胡耀武

插图 黄增立 黎修明 黄穗中

映 山 红

短篇小说集

广州部队生产建设兵团政治部编

*

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73年5月第1版 1973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20,000册

统一书号 10111·942 定价 0.59 元

目 录

海燕	于 阳 柳 歌(1)
车轮滚滚	建 雄(20)
接班	山屹武 郑 璿(37)
为革命多准备几手	罗德祯(49)
决裂	齐世煊(66)
广播站的故事	卫光宇(82)
新上任的指导员	张 枫(94)
海岛新苗	邢晓湖(113)
胶林哨兵	罗 文(124)
抗风苗	万 翎 剑 斌(143)
映山红	伊 始 郑 璿(157)
黄橙山上	何 纯(180)
生龙活虎	石泗文(197)
定点	凌世麟(211)
湖畔风波	吴 星(221)
雨夜出诊	汪绪华(235)
护苗记	吕 雷(248)

海 燕

于 阳 柳 歌

一

“红卫号”穿过南海的夜雾，披上一身朝霞，呼啸着向珠江口内逆流而上。一声声雄浑的汽笛，在宽阔的江面上回荡。几只矫健的海燕，欢快地追逐着客轮，搏击着浪花，一翻身，又展翅向蓝天腾空飞去。

船舱里，广州部队生产建设兵团知识青年回乡汇报团的同志们，经过一天一夜的航行，仍是那么朝气蓬勃，毫无倦意：他们有的在看书，有的在读报，有的在唱歌，还有的在谈论着理想、前途……船舷边，站着一位约莫二十三四岁的姑娘，她穿着一身整洁贴身的蓝色工作服，肩上挎着一个洗得发白的军用挎包，齐耳的短发被江风掀到脑后，颧骨微微突起的脸庞黑里透红，两道俊秀的眉毛下嵌着一双黑得发亮的眼睛。她，就是广州部队生产建设兵团广州知识青年回乡汇报团的代表方海燕。此刻，她正极目了望着远方，心潮随着滚滚波涛翻腾起来，四年前奔赴海南的情景，又清晰地浮

现在她的眼前——

那是一九六八年冬天一个晴朗的早晨，长堤码头上挤满了激动的人群。响应毛主席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”的伟大号召，前往兵团的几百名青年学生，一个个胸前戴着红花，手头提着行李，正在兴高采烈地和前来送行的亲人、同学们告别。码头东边，当年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的老干部方向明望着滔滔的江水，深情地对身旁的女儿说：“海燕，这条路你是走对了，要经得住考验，一定要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走到底啊！”

海燕点了点头，坚定地回答说：“爸爸，你放心吧！我一定记住毛主席的教导，一定要在海南岛扎下根来！”

这时，海燕的姑妈方大妹捧着一包牙膏、香皂、毛巾等日用品，气喘吁吁地从人丛中挤了进来，一边拉开已经装得鼓鼓囊囊的旅行袋，使劲地把东西往里塞，一边唠唠叨叨地说：“海燕，你想想嘛，还缺啥呀？唉，你爸爸呀，一点儿不过问这些事……”

方向明笑笑说：“带那么多东西干嘛？你想让海燕去当售货员啦？”

海燕看了看旅行袋，着急地跺着脚说：“够啦，够啦！我都提不动啦！”

“够啦？”方大妹白了海燕一眼，固执地说：“你上山下乡去，这些东西不好买，多带点怕啥？”说着，她提了提旅行袋，然后不满地对方向明说：“孩子离家那么远，你就真的那么放心？”

“你呀，”方向明笑了笑，说道：“只要孩子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道路走，到哪里我也放心呵！”

“呜——”驳船启航的汽笛响了，方大妹好象还有很多话没来得及说，不由自主地跟着海燕走了几步，可海燕却扛起旅行袋跨上船了。在那沸腾的“再见”声中，驳船徐徐地离开了码头，正当海燕向亲人挥手致意的时候，却见姑妈转身过去在偷偷地擦着眼泪。

一声粗犷的汽笛，打断了海燕的回忆。她侧身一看，轮船已经驶过黄埔港了。远处，苍翠的白云山象一幅油画似的展现在眼前。她心里说：“快到家了！我该如何向亲人汇报？我能向亲人汇报些什么呢？”她用手轻轻地抚摸着挎包里的几本笔记，这里面写下了她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心得体会，也记载着她每前进一步留下的脚印。四年来，是老工人手把手，教她学会了各种各样的生产知识；是老工人心贴心地帮助她，使她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。在那火热的斗争中，她把学到的知识献给了社会主义祖国的橡胶事业，帮助连队办起了文化夜校，在山区架起了有线广播。还有，连里青年突击队修建的水电站也快要发电了……她想，亲人们一定会为她们的成长高兴，姑妈也一定会放下那颗悬念的心啦……

二

清早，方向明就披衣起床了。夜里刮了一宿风，院子里

铺满了落叶，那掉光了叶子的木棉树，粗大的枝干伸向晴空，阳光一照，显得更加苍劲挺拔。方向明洗漱完毕，顺手抓起把竹扫帚，在地板上“沙沙”地扫了起来。

“正经事不干，你哪来的这份闲心？”方大妹提着一壶开水从厨房里走出来，埋怨地说：“前几天我说的事，你又忘了吧？”

“什么事呀？”方向明故意拉长声音问道。他知道大妹问的是把海燕调回广州工作的事，近一年多来，这件事她唠唠叨叨地不知讲过多少次了。虽说海燕是她的侄女，可却是她一口米糊一口奶喂大的呀！她对海燕比自己亲生的儿子还要亲。那还是广州解放前夕，海燕出世才四个月，她妈妈江枫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。那时候，方向明整天为革命奔波，海燕就一直留在大妹子身边。方大妹的丈夫周世雄，在解放海南的战斗中牺牲了，留下个儿子周新华，一九五八年又参了军。那时候大跃进，工厂需要人，她带着海燕从市郊搬到了城里，两兄妹就住在一起了。四年前，海燕到海南岛去了，一来信就是“忙呵，忙呵”，连一次家也没探过。如今，整整四年啦，这丫头也不小啦，到底啥时候才能调回广州呢？为了这件事她的心都操成八瓣啦！可是，方向明却一点也没把这事放在心上，每当她提起这事，总是满不在乎爱理不理的。刚才，他又装模作样地还问是什么事，方大妹一听，心里一气，猛地把水壶往地上一放：“啥事？海燕的事！你女儿的事！”说着，她又数落开了：“唉！海燕没个好命，下地几个月就死了娘，你呀，啥时候替她操过心罗？”

“你为海燕太操心啦！”方向明停住手中的扫帚，认真地说：“大妹，我说过多少次了，这样的事情不能干！”

“不能干？哟，看你多坚持原则呀！”方大妹差不多叫了起来，一看大哥毫无表情，又搬出一套“理由”来，说：“人家的子女不也是一个一个地往城里调？你头发都白啦，儿子媳妇又不在身边，你要我侍候你一辈子呀？就是按政策办事，照顾照顾老干部，把海燕调回来也是可以的嘛。可你……你就不去说说话！”

方向明听着大妹子的话，不禁摇摇头说：“你要我去说什么话？”停了停，他压低嗓门一字一顿地说：“我是个共产党员，你说，我能为个人私事去说那些不该说的话吗？”

“好吧，你不说我去说！你下面那么多老同事，只要透个风，人家还能不照顾？”

“照顾？有些老同志是应当照顾的，他们年老体衰，又没有个儿女在身边，可是，我一没病，二没残废，精神饱满，身体健康，好端端的要照顾什么呢？”方向明脸色一沉，严肃地说：“你也是受过党的教育的人，毛主席的教导你忘了？……‘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，把自己初中、高中、大学毕业的子女，送到乡下去，来一个动员。’可现在好啦，我们都带头去‘动员’，把自己上山下乡的子女往城市调，这象话吗？你可不要去给我‘透风’，我也不要什么‘照顾’！……”

“好啦，好啦！别跟我做报告啦！”方大妹没等方向明说完，就截住话尾说：“你不要‘照顾’，可你也得为孩子的前途想想！”

“孩子的前途?”方向明笑了:“这个呀,党组织比我们想的更周到呵!你放心吧!”

“不管怎么说,海燕是我养大的,眼下就是春节,我已经写信叫她回来了。”

“好吧,要是海燕回来,那就听听她的意见再说吧!”方向明说着,又转身挥动手中的扫帚向落叶扫去:“孩子大了,翅膀硬了,这么广阔的天地,应该让她们自己飞呀!为什么我们要象老母鸡那样,总是爱把孩子藏在自己的翅膀底下……”

三

“姑妈!”院子的大门被推开了,传来一个清脆的声音。

“谁呀?”方大妹听到喊声,一边应着一边走出门来,只见院子里站着个壮壮实实的姑娘,一张笑咪咪的脸被风刮得红扑扑的,不由得诧异地问道:“你找谁呀?”

“姑妈,我是海燕呀!”海燕放下提在手上的东西扑了过去,紧紧地把方大妹搂住。

“哟,是海燕呵!”方大妹转过脸来,用颤抖的双手,托着海燕的脸庞端详起来:“晒黑了,长高了,辫子也剪掉了,哎哟,叫姑妈都认不出来啦!”

“我当几年不回家,姑妈生气不认我了呢!”海燕说着,“咯咯咯”地直笑。

“看你说的,你可把姑妈想坏啦!”方大妹把海燕从头到

脚瞧了好半天，好象想起什么，笑着问道：“昨天我才给你寄了一封信，你今天就到家啦，是坐飞机回来的吧？”

海燕听姑妈这一说，更笑得直不起腰了：“哪能有这么快呀！我这次是参加回市汇报团来的，早两天我就上路啦。”海燕说着，转身把放在地上的椰子和旅行袋提过来说：“姑妈，你不知道我们连队多好，老工人待我们多亲，就跟在家里一样啊！他们知道我要回广州，椰子、花生、鸡蛋送了一大堆，你看，我都拿不动啦！”

方大妹疼爱地瞥了侄女一眼：“你呀，一去就四年啦，还嫌没忙够啊？”海燕没有回答，只一个劲地笑着。方大妹也乐得合不拢嘴，站不稳，坐不住，又是给海燕打水洗脸，又是忙着给海燕做饭。一会儿，又想起应该给方向明打电话。

海燕把带回来的行李放好后，正准备洗脸，却见方大妹放下电话听筒，嘟囔着说：“自己的女儿几年才回来一趟，请半天假也不干，真是，什么座谈会，一年到头开不完的会！”

海燕一听，连忙说道：“爸爸工作忙，就别打搅他了，我也没时间，一会儿还得出去。”

“什么？还要出去？”方大妹不解地问：“去干啥？”

“姑妈，我不是探家来玩的，我有任务呵！”海燕解释说：“我们领导讲，今天先让家在广州的同志回去报个到，中午饭前回招待所去，还要学习、开会。”

“你们也是净开会呀？”

“汇报团嘛，不开会还行？”海燕笑了笑，突然想起一件事来：“姑妈，我这次回来任务可多呢！汇报完了，我还要爸

爸给联系一下，到工厂去学习。”

“什么，你要进工厂？”方大妹生怕自己听错了，又重复问道：“你说要你爸爸联系到工厂去？”

“嗯，我要去学习开水轮发电机。”海燕不明白姑妈为什么对这句话这么感兴趣。

“好孩子！你真是跟姑妈想到一块去啦！你爸爸是个老干部，熟人又多，只要你真想去，那还不容易？姑妈我给你打保票！你要汇报什么，就快去汇报吧，汇报完了就赶紧进工厂去！”方大妹象喝了什么兴奋剂似的，一古脑儿地说个没完。海燕睁着一双大眼睛，惊异地听着这没头没脑的话，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了……

四

方向明在市委开完了批修整风座谈会，回到家里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钟了，可是，海燕还没有回来。他走进自己的房间，拧开台灯，翻开《共产党宣言》学习起来。

这时，方大妹满脸笑容地出现在门口。她捧着一卷淡绿色的毛线走了进来：“大哥，你看这毛线好吧？”

方向明把毛线接过来看了看，又揉了揉，问道：“多少钱一磅？”

“二十四块。”

“太贵了，买这么好的干啥？”

“哎哟，你还没见你海燕呢！那么大的姑娘，在大街闹

市还穿着一身贴着补钉的劳动服，那好看吗？！”

“年轻人，还是艰苦朴素点儿好嘛！孩子愿意……”

“好呵，好呵！”方大妹不满意地打断了他的话，感到十分扫兴地说：“海燕二十三岁啦，还没穿过一件象样的衣服！你不为她想一想？”她拿过毛线正要转身出门，突然又停住脚步，回头笑笑说：“哎，告诉你呀，海燕说完成了汇报任务后，要你帮她联系进工厂。”

“这是海燕说的？”

“不信你就去问海燕好了，她还亲口对我说要开水轮发电机呢！”方大妹说得有根有梢，但方向明怎么也不相信。他是了解女儿的：她有她妈妈一样的性格，只要选准了道路，任凭风浪多大也决不会动摇的。方向明还记得，去年海燕那个团的冯政委到广州开会，还特地来家访过，说海燕工作表现很好，扎根思想很牢，当了割胶班长，还是党的发展对象呢！现在，海燕参加了回市汇报团，代表在兵团接受再教育的几十万知识青年回来向亲人汇报，这就说明她是听党的话的，今天，她怎么会有她姑妈说的那个想法呢？……

墙壁上的挂钟轻轻地敲了十下，方大妹回房去了，方向明仍在用功地读着书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突然房门“嘎吱”一声推开了，响起了海燕亲昵的声音：“爸爸！”方向明转过身，把阔别了好几年的女儿从上到下打量了一番，紧紧握着她的手，亲切地问道：“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”

海燕眨了眨眼睛笑笑说：“爸爸，你在等我吗？”

“嗯。”方向明笑着点了点头，让女儿坐在身边，倒了杯

开水递给她说：“很紧张吧？你们汇报团的任务不轻啊！”

“市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安排我们分头到学校、工厂、机关去汇报，十多天的时间都排得满满的。”

“嗯，我知道。市委很重视这次汇报活动，这对城市青年来讲很有教育意义呀！”

海燕赞成地点着头说：“是呀，当前一小撮阶级敌人造谣污蔑，破坏上山下乡运动，斗争很激烈呀。”

“阶级斗争嘛，哪有不激烈的？”方向明站了起来，在屋子里踱着步子说：“还有，那几千年遗留下来的旧的传统观念和资产阶级法权思想，还在我们一些人们的头脑里作怪，在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上，设置了重重障碍，这就从内部迎合了阶级敌人的进攻。”方向明不平静地说：“海燕，有人想把你调回广州工作，说是好照顾我，你看……”

“爸爸，这不行呀！”海燕急忙打断了父亲的话。

“对，当然不行！我不需要这个照顾！”方向明斩钉截铁地说着。接着，他又严肃地说道：“社会上的这股歪风，你们要顶住；家庭里的习惯势力，你们要斗争；要用实际行动回击刘少奇一类骗子什么‘下乡镀金’、‘变相劳改’的污蔑！……”

海燕望着爸爸，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，说：“爸爸，还有一件事没来得及写信告诉你呢！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我入党了！”

“啊——好呵！祝贺你！”方向明望着女儿那张显得有些激动的脸，他的眼睛顿时闪闪发光，充满了喜悦，再一次握

住女儿的手，心想：孩子的进步比想象的还要快，眼前的海燕，已经不是四年前那个不大懂事的丫头了，便鼓励她道：“不过，组织上入党还容易，思想上入党可难呵！一定要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，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！”

海燕听着爸爸的话，频频点头说：“我决不辜负党的培养教育，一定严格要求自己！”

“好呵！应该这样。”方向明说着，又坐了下来问道：“你想到电机厂去学习开水轮发电机吗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你们连里的水坝筑好了吗？”

“是呀！连长要我回来后，顺便完成这个学习任务，等我们回去以后，连里就可以发电了！”海燕说着，方向明忍不住笑出声来，海燕诧异地问：“爸爸，你不相信我们水电站能发电吗？”

“不，我相信！”方向明还止不住笑：“我是笑你姑妈，她以为你想回广州进工厂工作啦！”

“啊——”海燕也忍不住笑了：“难怪我早上一说，她就要给我打保票呢！原来她是要我回广州工作呀！”

“为这事，她不知唠叨多少遍啦。你到海南后，她可真是一百个不放心啊！”方向明说着，看了看墙上的时钟，笑了笑说：“海燕，我这一阵工作很忙，时间不多，这件事儿，你去跟她‘斗’吧！要坚持原则，但又要注意方式，可不能伤了你姑妈的感情啊！”

海燕想着今天在座谈会上听到的许多来自社会上的反映，又看了看爸爸桌上的《共产党宣言》，心里充满了战斗的激情。于是，她猛地站起来说：“好！”

五

这天上午，方大妹正准备到工厂去上班，厂里来人通知她去参加知识青年回市汇报团的报告大会。她换换衣服，收拾停当，赶到工人文化宫时，报告会早已开始了。

方大妹刚走进礼堂的大门，一个熟悉的声音震动着她的耳鼓，她定睛一看，讲台上讲话的正是海燕。台下，密密麻麻的听众正在聚精会神地听着，有的还在笔记本上不停地记着什么。方大妹在最后一排找了个位子坐了下来，看了看这个情景，心想：这丫头不简单，还敢在这么多人面前讲话呢！看她那个样子，能讲出个啥来？……

方大妹正想着，突然耳边响起一阵“噼哩啪啦”的掌声，接着不少人低声议论：“这姑娘可真是好样的！”“听说她是市里方书记的女儿，真行啊！”“家庭教育很重要，方书记要求子女可严格啦……”方大妹不自在地听着，故意咳了一声，便目不转睛地望着台上，仔细地听了起来。这时，整个礼堂只听见海燕的声音——

“毛主席教导我们：‘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，很有必要。’几年来的实践，加深了我们对毛主席教导的理解。我们这些在甜水里泡大的青年人，都是温室里

的幼苗，没经过什么风雨，没见过什么世面，肩不能挑，手不能提，脚不能走，如果不同工农相结合，不经过三大革命斗争的实际锻炼，那就不能和工农群众同呼吸，共命运，就不会想工农所想，急工农所急……一句话，就不会有工农群众的思想感情！我们要把自己的立足点移到工农这方面来，就只有走毛主席指出的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。这是要搞马列主义，不搞修正主义的千年大计、万年大计；这是培养、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，确保祖国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千年大计、万年大计啊！……”

一阵激烈的鼓掌掩盖了海燕的声音，旁边一位老师傅带着一种夸奖的口吻说：“讲得好啊，这姑娘还真有点水平呢！”方大妹听着，心里暗暗想道：海燕这孩子是进步了，长大了，她讲得有道理呵！

台上，海燕拢了拢齐耳的短发，使自己随着掌声激动的心情平静下来，又继续说道：

“刘少奇一类骗子竭力破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，鼓吹‘下乡镀金’、‘入党做官’，污蔑上山下乡是‘变相劳改’……；一小撮阶级敌人也乘机煽风点火，造谣攻击，千方百计和党争夺青年一代；还有，这几千年遗留下来的旧的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，也从各个方面来干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……斗争还是很激烈啊！我们要跟阶级敌人斗，也要和旧的传统观念斗！比如我们汇报团的同志们当中，就有的亲属总是把自己的子女当作私有财产，总认为上山下乡生活艰苦，在兵团没出息、没前途，好象不想办法把孩子弄回城